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二十八回 癡情公子戀春光 貌美歌姬嗟薄命

飲數杯酒兒，唱幾句歌兒，拈張椅兒，坐在松陰兒，望月色兒，乘涼風兒，抱瑤瑟整理絲兒，彈紫調唱紅腔兒，人生快樂兒，當及時兒，莫待青絲兒，變了白髮兒，如此逍遙兒，可謂一個無憂兒。

——《落花陰》

卻說天子與日清別了柳家莊，一路往別處遊玩去了。且說鎮江有個客人，姓李名修號毓香居士，喜談古今聖賢，奇文異錄，極其有味。一日說蓬萊山雲夢岩西去三千里，有座三寶塔，乃是大羅天仙所建，至今數千年來，仍是輝煌悅目，鴛瓦依然，雕樑不朽，正是仙家妙手，故年代久遠，亦居然不變也。今已浮沒無定，非有仙氣者不能到也。上一層安的一位如來佛，中一層安的一位通天教主，下一層安的一位太上老君，初時乃是眾人嫁娶，其間後來，日日引動遊人，不免穢讀。故那班真仙漸少到來，於是眾人見仙跡已散滅，不甚熱鬧，香煙亦為之絕。

且說江蘇有個世家公子，原係福建人，祖上是個侍郎出身，姓黃名世德，因其祖有功，故三代皆襲蔭。然世德性喜清閒，且家財百萬，不要世職，閒散在家。夫人李氏，止生一子，名喚榮新，別號永清，年方二八，才貌雙全，更學得吹彈，俱皆精妙，怎見得，有贊為證：

氣宇嶙峋，襟懷磊落，面如冠玉，唇著塗朱，才如子建，出口便可成詩。貌賽佳人，游處即招百美，看他多憐多惜，恍如宋玉當年。有致有情，恰似潘安再世。即使南國佳人，亦當避席，東鄰處子，都作後塵也。

永清本是世家公子，父母以其厭讀詩書，視功名為無用，故未與他結婚，乃與本城二個世家子相善。一個姓張名化字禮泉，祖上是糧道出身。一個姓李名志，字雲生，父親現作御史之職。三人年紀相仿，家財皆是百萬，把功名都不放在心上，揮金如土，結成生死之交，日日花艇酒樓，逍遙作樂。父母鐘愛異常，不加拘束。然三人雖是世家子弟，全不以勢力欺人，極其溫婉，且滿腹經綸，都是翰苑之才。

三人在一個勾欄出入。那院為一都之勝坊，名留春洞院，號天香閣，造得十分華麗，美如廣寒仙府。樓分三層，那歌妓亦分三等，頭等者居上一層，亦有三般價例，若見而留茶，價金一兩，若陪一飲，價金二兩，至於留夜同飲者，價金三兩，往來皆是風雅之士，到此必歌一曲，贈一詩，或遇那些大花炮、一肚草，則套言幾句而已。故上一層到者，都是風流才子，貴介宦家者居多。第二層，乃是行商所到，價照上一層減半，其妓女亦不及上一層秀美。至於下一層，不過是工人手作之流，貪其價輕，難言優劣矣。

一日，黃永清與張李二公子，同到天香閣耍樂，那永清素所親熟那個，喚綺香，生得天姿國色，且琴棋詩畫無所不通，年正二九，推為一院之首，怎見得？看她那：

眉如新月，眼比秋波，唇不點而紅，面不塗而豔，纖纖玉指，恍似麻姑，窄窄金蓮，宛如趙女，行來步步動輕塵，若迎風之弱女。呵處結成香霧，如經露之奇花，翠鈿兮驚鸞，羅裙兮飛燕，梳就蟠龍之髻，插來蝴蝶之釵，儼若則深深款款，低聲則滴滴嬌嬌。

那張生相與一個，名喚瑞雲，年方十七，生得風流雅淡，輕盈體態，生平所最好者是淡妝，且專好著白衣裳，一朵銀花依雪下，九天碧月落雲中，婀娜多情，銷魂動魄。那李生戀一個，名喚彩雲，聲色俱佳，與瑞雲不相上下，年方十五。三人皆居頂樓上，甚相親愛，結為金蘭姐妹，惟願他日，各人跟著一個情義才人，今見那三位公子，都是情投意合。

是日六人坐下，小丫鬟送茶已畢，黃生道：「今日天氣尚寒，趁此飲數杯而饒春可乎？」張禮泉道：「妙，妙！」眾人齊稱道：「去園中花邊樹旁去錢春一番，小飲一巡，再到樓中共飲。」乃先到園來，但見園中擺得十分華美，奇花異果，玉樹瑤盆，均非常有。正百花盛放之時，萬卉齊芳之候。綺香的婢女名喚待月，瑞雲的婢女名喚春香，彩雲的婢女名喚杏花。三個丫鬟都生得十分俊俏，好似一班仙女下凡。擺上果酒，六人入席，綺香靠住黃生，瑞雲、彩雲各倚了張、李二人，三個丫鬟皆在旁站立侍候。

酒過三杯，黃生道：「如今只是濫飲，太慢送春之事了，莫若將此桌子移向桃花樹下，再換過一筵，然後賦詩饒春神，你道好否？」俱答道：「此正風雅之士所為。」即吩咐供了香花紅燭，一桌擺的文房四寶，以紀饒春之詞，不一時，華筵已設，美酒頻斟，饒春已畢。永清道：「今各人有意憐香，故向春花送別，或吟一首詩，或歌一闋詞為妙，就以送春為題，吟得相切，賞他三杯，吟得不好，罰他金谷之數。」眾人都依了，便請黃生先起。永清道：「今日就以我為先。」乃作了一首送春記云：

惟春既暮，饒春宜勤，春色將殘，春光易老，桃花含愁，恨春情之不久，海棠低首，歎春景之無多。春風狂兮，飛花滿地，春雨亂兮，飛絮隨波。惱鶯藏兮不語，防燕掠兮生悲，蝶使飛來都歎春光薄倖，蜂媒頻到同嗟春色無情也。

另有七言一句，以一春二字為題，以作酒底，乃念一句道：「一春無事為花忙。」乃飲了三杯。其後應到張生，正欲開言，忽心中一動對綺香說：「你二人是天生的自然一對，詠了看看。」雲生道：「快吟吧，免阻我等。」綺香答道：「君等皆是玉堂金馬之人，自應先詠，我姐妹當附驥於後方是，鄙俗之詞，恐污慧聽也。」張李二生堅請之，綺香只得先念酒底道：「一春無暇懶梳妝。」乃續其歌道：天生奴兮何賤作，地載奴兮何飄泊，父兮生我何多難，母兮育我何命薄，恨海難填兮萬里，愁城雖破兮千重，嗟鵲淚之難乾，歎鶯喉之每咽。花前對酒強樂，帳底承歡兮奈何，望多情兮勿負，願知己兮哀憐。歌了，滿座為之不樂。又勉強飲了三杯便道：「奴命似春花，故將奴之心事，訴向饒春，今應至張郎矣。」張生更不推辭，便道：「一春愁雨滿江城。」說罷許久不言。眾人笑道：「滿城風雨近重陽，為催租人所作也。」張生道：「不然，各有所思，遲速不同。」彩雲道：「所思何事？不過倚著瑞雲，情興勃發。」瑞雲啞道：「本是大姐心熱，欲在筵上先傳暗意，以圖早便之故矣。故把些支離語，拋在別人身上來。」說著大家笑了一回。彩雲道：「莫阻住你的情人。」於是張生順口念道：

一聞春去便相思，可惜桃零與李飛。

流水無情嗟共別，落花有意恨同悲，

花愁柳怨須當借，酒綠燈紅卻別離，

容易錢春今日去，明年還欲慰相知。

道罷，三杯已過，應至瑞雲，彩雲道：「瑞姐素稱多愁多恨，有致有情，必大有意論了。」瑞雲道：「你不必大言壓我，待我快吟罷。」彩雲道：「不是我壓你，待張郎壓你。」眾人道：「不要笑她，讓她念吧！」於是瑞雲念道：「楊柳含愁，海棠帶恨，日日為春顛倒，甚麼舊恨新愁，卻是傷春懷抱，總是夢蝶淒涼，鶯聲慘切，慘切何時別。」於是念了酒底道：「一春無葉共留花。」彩雲道：「果是多情多恨，情絮紛紛，正是少女懷春，張郎惜之也。」瑞雲笑而不言，雙目望著張郎，別具一段風流情致，嬌姿無限可人。

眾言：「應至李郎了。」於是李生即道：「寶彈開兮瓊筵，瑟笙美兮翠袖，錢春歸兮美酒，留春光兮金波。悲春去之速兮，濃桃豔李，恨花香之謝兮，綠仇紅慘。人惜春而感懷，春別人而不恰，鶯聲宛轉，唱送春歌，雀語淒涼，灑離春淚，可知物猶如此，人豈無情乎？道罷，飲了三杯，念酒底道：「一春漫掃滿園花。」後至彩雲，彩雲乃先飲三杯，後吟一詩道：「一春夢蝶到蓬萊。」瑞雲道：「你真真夢到蓬萊，你又心能成仙，故有此奇夢，實有仙骨者，李郎不用多想也。」彩雲道：「你如此我就不吟了。」說罷，總不出一言。

瑞雲趁勢道：「今未有被人罰，剛剛至尾，至遇著罰，應該飲三海碗。」彩雲不肯，無奈彼眾人拗不過，只得硬飲了。移時芙蓉面赤，微聞慢慢吟道：「春情易寫，春恨難填，春水多愁，春山空秀。蝶夢誰憐，恨春光之易去，花魂誰弔，歎春色之難留。從

此楊柳生愁，桃花散魄，腸斷海棠花下，心懸芍藥欄邊，千愁萬恨因春去，萬紫千紅共惱春，即普天下之人物皆然，哀哉痛哉。吟罷，各人贊歎不已：「此語較我等更為痛快，真是普天之下，莫不因春光之易去，而生悲感焉，確然妙論，當以錦囊貯之，再飲三大碗。」彩雲不肯道：「飲三小杯已足了。」各人請飲三杯，於是入席。三杯已罷，忽聽得芙蓉花下，豁勒一聲，嚇得眾人起身。正是：

方在高懷吟與飲，忽聞花下嚇人聲。
未知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